

འཕྲིན་ལྗོངས་ལྷན་ཁག་གི་སྐུ་སྐྱེ་

康巴作家群书系（第四辑）



秋加的小说

秋加才仁 著

作家出版社

འཕགས་པའི་སྐད་ཀྱི་སྐུ་
康巴作家群书系（第四辑）

秋加的小说

秋加才仁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秋加的小说 / 秋加才仁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7
(康巴作家群书系. 第四辑)

ISBN 978-7-5063-8971-6

I. ①秋… II. ①秋…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7637 号

秋加的小说

作 者: 秋加才仁

责任编辑: 那 耘 李亚梓 张 婷

装帧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39 千

印 张: 12.25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971-6

定 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康巴作家群”书系编委会

总 策 划：丹 增 阿 来 邹 瑾
 刘成鸣 吴德军 图 嘎
策 划：益西达瓦 才让太
编委会主任：相 洛 江海梅
副 主 任：葛 宁 马铁锋 张万里
执行副主任：拥 措 阿夏·彭措达哇 德嘎旺姆
 格绒追美 龚建忠 廖国俊
成 员：李琴英 张 青 张九龄 秋加才仁
 尹向东 雍 措 王晓曦 斯朗央措

为“康巴作家群”书系序

阿 来

康巴作家群是近年来在中国文坛异军突起的作家群体。2012年和2013年，分别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一辑和第二辑，共推出十二位优秀康巴作家的作品集。2013年，中国作协、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等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康巴作家群作品研讨会”，我因为在美国没能出席这次会议。2015年和2016年，“康巴作家群”书系再次推出“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三辑、第四辑，含数十位作家的作品。这些康巴各族作家的作品水平或有高有低，但我个人认为，若干年后回顾，这一定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

康巴（包括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西藏的昌都地区、青海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和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这一区域，历史悠久，山水雄奇，但人文的表达，却往往晦暗不明。近七八年来，我频繁在这块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四处游历，无论地理还是人类的生存状况，都给我从感官到思想的深刻撞击，那就是这样雄奇的地理，以及这样顽强艰难的人的生存，上千年流传的文字典籍中，几乎未见正面的书写与表达。直到两百年前，三百

年前，这一地区才作为一个完整明晰的对象开始被书写。但**这些**书写者大多是外来者，是文艺理论中所说的“他者”。这些书写者是清朝的官员，是外国传教士或探险家，让人得以窥见遥远时的生活的依稀面貌。但“他者”的书写常常导致一个问题，就是看到差异多，更有甚者为寻找差异而至于“怪力乱神”也不乏其人。

而我孜孜寻找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的自我表达：他们自己的生存感。他们自己对自己生活意义的认知。他们对于自身情感的由衷表达。他们对于横断山区这样一个特殊地理造就的自然环境的细微感知。为什么自我的表达如此重要？因为地域、族群，以至因此产生的文化，都只有依靠这样的表达，才得以呈现，而只有经过这样的呈现，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存在。

未经表达的存在，可以轻易被遗忘，被抹煞，被任意篡改。

从这样的意义上讲，未经表达的存在就不是真正的存在。

而表达的基础是认知。感性与理性的认知：观察、体验、反思、整理并加以书写。

这个认知的主体是人。

人在观察、在体验、在反思、在整理、在书写。

这个人是主动的，而不是由神力所推动或命定的。

这个人书写的对象也是人：自然环境中的**人**，生产关系中的人，族群关系中的人，意识形态（神学的或现代政治的）笼罩下的人。

康巴以至整个青藏高原上千年历史中缺乏人的书写，最根本的原因便是神学等级分明的天命的秩序中，人的地位过于渺小，而且过度地顺从。

但历史终究进展到了任何一个地域与族群都没有任何办法自

外于世界中的这样一个阶段。我曾经有一个演讲，题目就叫做《不是我们走向世界，而是整个世界扑面而来》。所以，康巴这块土地，首先是被“他者”所书写。两三百年的过去，这片土地在外力的摇撼与冲击下剧烈震荡，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终于醒来。其中的一部分人，终于要被外来者的书写所刺激，为自我的生命意识所唤醒，要为自己的生养之地与文化找出存在的理由，要为人的生存找出神学之外的存在的理由，于是，他们开始了自己的书写。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才讲“康巴作家群”这样一群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自我书写者的集体亮相，自然就构成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

这种书写，表明在文化上，在社会演进过程中，被动变化的人群中有一部分变成了主动追求的人，这是精神上的“觉悟”者才能进入的状态。从神学的观点看，避世才能产生“觉悟”，但人生不是全部由神学所笼罩，所以，入世也能唤起某种“觉悟”，觉悟之一，就是文化的自觉，反思与书写与表达。

觉醒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当文学的眼睛聚光于人，聚光于人所构成的社会，聚光于人所造就的历史与现实，历史与现实生活才焕发出光彩与活力。也正是因为文学之力，某一地域的人类生存，才向世界显现并宣示了意义。

而这就是文学意义之所在。

所以，在一片曾经蒙昧许久的土地，文学是大道，而不是一门小小的技艺。

也正由于此，我得知“康巴作家群”书系又将出版，对我而言，自是一个深感鼓舞的消息。在康巴广阔雄奇的高原上，有越

来越多的各族作家，以这片大地主人的面貌，来书写这片大地，来书写这片大地上前所未有的激变、前所未有的生活，不能不表达我个人最热烈的祝贺！

文学的路径，是由生活层面的人的摹写而广泛及于社会与环境，而深入及于情感与灵魂。一个地域上人们的自我表达，较之于“他者”之更多注重于差异性，而应更关注于普遍性的开掘与建构。因为，文学不是自树藩篱，文学是桥梁，文学是沟通，使我们与曾经疏离的世界紧密相关。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这是作者为“康巴作家群”书系所作的序言）

目录

数汽车的孩子 / 001

牦牛之夜 / 019

河里的孩子 / 087

故乡：被遗失的赞美 / 114

浪子 / 154

数汽车的孩子

这是最好的风景，时光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打发，纳罗已经记不清楚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习惯了这样的癖好。

那片草原上，游牧的孩子喜欢在夏季放牧归来之后，开始训练自己喜欢的小牦牛犊子，骑上它们才能征服奔驰的骏马。然后喜欢和几个朋友聚集在一起游戏，拿那羊角当马骑或者把那些废弃的牛角一一摆放在一起当作自己的牛羊。孩子们拿起收藏的羊骨踝开始在帐篷前的草滩上举行一场厮杀，拥有最多的羊骨踝是一种莫大的荣耀，小小的欲望和占有的贪婪开始弥漫在这些幼小的心灵间。纳罗像个闯入者不太受欢迎，“这么大人还和小孩子一起玩，不公平”，已经赢得无数羊骨踝的才仁首先发难，以便保持自己取得的胜利成果。对于纳罗来说任何内容的语言在钻进他的耳朵之后都会失去意义。他一次也不在乎这些反对声，那些孩子瞬间收起自己的玩物四处逃散。

纳罗躺在草滩上，对于这片土地来说，只有这半个月是大自然借给牧民最美好的时光和记忆。看着天空中红彤彤的晚霞，那些幻化成各种形状的神奇之物，是唯一能给纳罗快乐的礼物。他喜欢幻想这些东西晚上会住在哪里，白天从什么地方出来，那些上面真的有大人告诉他们的神灵，不管怎么样，除了孩子们玩羊骨踝时的冷漠外，其余的时刻他都可以参与到不同的游戏中。在

草原上他就是这里的王，他熟悉这里的一切，尽管很多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他，但是他知道自己只是不太喜欢说话而已。那些年老天格外眷顾草原上的生灵，风调雨顺。父亲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而昨晚帐篷中传出的异样的呻吟，更能体现父亲愉快的心情。“明年就有一百头牛，二百只羊了。”父亲每天重复着一句话，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醒纳罗要放牧好牛群早出晚归，找到丰美的草地和水源地；不能让狼群靠近自家的牛。对于财富纳罗没有什么观念，他只知道他辛苦放牧的成果就是可以让父亲去县城回来后带回甜美的糖果，他喜欢吃完糖果后把每一种吃过的糖果的包装纸叠在一起，藏在那个罐头盒里。在他的眼里发明这些好吃的糖果和五颜六色的包装纸的人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神秘感和在自家冬季牧场岩洞中常年闭关的修行者一样伟大和充满魅力。他很想问一句那修行者会不会做出这样的糖果。可是每次有机会见到那满脸是胡须、披着长发的修行者时，修行者总是会给他比别的孩子多的糖果，然后就开玩笑地说：“以后你就要住这个山洞，别忘了这山洞里晚上经常会从下方的小洞里窜出一只野猫，要给它吃的。它是另外一边的野猫，我们两个很有缘，它从山的另一头穿行很久才到这里，看看多不容易。”纳罗似懂非懂地看着手里的糖点了点头，父亲一直都觉得那是修行人对他和母亲的一种安慰，好几次回来的路上他都告诉母亲，别抱什么希望，年龄都这么大了还有点傻乎乎的。

说到冬季牧场，那可真是一处好地方。

是游牧人最安逸的季节，牛群不再像夏季那样喜欢漫山遍野地狂奔浮躁，温顺的牛群开始储备自己的体能以度过那漫长的季节。纳罗也可以不用一天到晚都跟在牛群的后面。低矮的土坯房坐落在山谷中，风尘吹动那些拼命抓住大地的植物，大雪还没有

降临，父亲说这是一个好兆头。那些季节也是纳罗最无聊的时刻，山谷中只有三户人家，除了噶呗家就没有小孩子，那些青年人喜欢骑上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摩托往城里跑。

这注定是一个寂寞的季节啊，唯一值得欣慰的是那些逛过城市的人总会带一些稀奇的礼物给他，代价就是他需要在春节的几天帮助他们放牧，那些香烟纸盒、玻璃弹、撕掉了一半的小人书都是最贵重的礼物。对于撕掉的小人书的来历纳罗一直都不明白，会是什么人撕掉了这些神圣的印有文字的纸。父亲处理那些撕烂的《格萨尔王传》都是拿到离家里很远的岩洞中，因为父亲认为撕烂和随意扔掉有文字的纸张是一种罪孽。不管怎么样，这些礼物足以打发这个季节。

有些时候纳罗也会去城里，那是和父母一起去，也是对他在一年的勤劳放牧的最好奖励。在附近牧区的孩子，一直都是自己捡牛粪，另外打一种叫做鹌鹑的鸟。在提倡慈悲的牧区怎么会容忍这样的事情？根据大人们说法，鹌鹑这种鸟在受到惊吓的时候发出一种很大的噪声。传说很早的时候，一位喇嘛骑马走过时，突然飞出一群鹌鹑惊吓了坐骑，被摔下的喇嘛在临终时，告诉他人，“布琼（男孩）扔出的石子远又准，打死鹌鹑没有罪孽”。所以纳罗和小伙伴就变着法地追杀那些鹌鹑，满地放上各类套子，撒上几颗青稞粒，等到傍晚一定会有几只绞死在套子上，这些都是为过年的时候买上新鞋、新衣服的资本。纳罗很纳闷，好好的牛羊肉不吃，为什么偏要吃只剩骨头的鹌鹑？为了揭开这神秘的习惯，纳罗召集了噶呗家的两个男孩，在趁父母去串门的时候，在炉灶上冒着热气的开水中放了两只没有剥皮的鹌鹑，等待着美味出现，可是出现的却是父亲的马鞭，一顿毒打让纳罗几天都无法正常地坐下了，从此以后纳罗再也没有质疑过鹌鹑的味道。

本来以为一直都会是这样的生活方式，草原上的生活依旧是充满着无数的惊奇，纳罗每天都能找到可以打发时间的事，他和那些野生动物一样习惯了枯燥的生活和艰辛的日子。

“我们要搬到城里去。”父亲简单的一句话，家里的牛群就装在了一些操着不同语言的人开来的汽车中。纳罗本来是不怕狼群不怕棕熊的孩子，可是听见那汽车的声音就害怕，一直都躲在房子中没有出来。几天后纳罗的叔叔开着一辆拖拉机把不多的东西放在了上面，几个人坐在上面摇摇晃晃中来到了新的家。不知道什么时候城里盖起了一排排让纳罗都无法分清的同一颜色、同一大小的房子。也许是因为一路的颠簸和劳累，当一家人开始往屋子里搬运东西的时候，很多人露出怜悯的神情看着纳罗，然后是一声叹息。

新的家由三间房子组成，明显比原先的土坯房要好上很多，窗户也比以前的宽敞很多，院子里还有一口井。纳罗家就在靠着主干道的旁边，在刚来的几天时间纳罗就喜欢坐在门口看着那些来来去去的汽车和摩托。这些天那些空空的房子中一下子搬来很多人，家里来了几个穿着讲究戴着茶色眼镜的人，父亲见到他们弯下腰脱下帽子，吐着舌头一直弓着腰站在那里点头哈腰，时不时还会有气无力地干笑几声。纳罗知道那些人比村委书记要厉害很多，要不然村委书记不会这样对自己平易近人，进门时还摸了摸纳罗的脸，虚伪地问他到城里的感觉怎么样？纳罗告诉他不喜欢没有草原和牛群在一起的感觉，这时那个戴着茶色眼镜的男人叹了一口气，说：“我们一定要放下传统的生活方式，要让孩子都上学，再也不能让下一代还跟在牛羊的后面。”说完旁边的几个人使劲地点起头。

开始几天，纳罗每天都会在附近的道路中走走，这时候那些

来自四面八方的牧民，在新的家园一天都无所事事地领着小孩四处闲逛，没过多久周围的人就已经很熟悉了。那天全体搬迁的人都被叫到了一处很大的房子中，还是那个戴着茶色眼镜的男人坐在主席台的最中间，对着话筒讲了很多话，无非就是说以后大家的生活是快乐的幸福的，你们是最伟大的人，舍小家保护了什么母亲的河流，谈了很多，鼓励他们放弃原来的生活。这时候一个尖嘴猴腮的男人带头鼓掌，也开始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讲话。他说：“镇长说得很对，你们看看你们现在的样子，和大街上那些上过学在城市生活的人们，简直就是两个时代的人。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啊？无非就是一直跟在牛羊的后面生活脱离了时代。还有你们看看现在你们的孩子都成为文盲什么都不会了，以后到了年龄的孩子都要上学。你们放心，没有了牛羊国家会给你们补偿，每户人都不会挨饿受穷，还会给年轻人提供就业的渠道，发工资——就是给钱。”说完自己先带头鼓了掌，参会的人开始了长时间的热烈鼓掌。纳罗听完这些话后一直在思索，这么多人谁能养得起，我们除了放牧什么都不会，能在这里干什么？看着脸上满是喜悦和期待的人们，纳罗感觉到了莫名的失落。在即将结束的会议上，纳罗的父亲被选为社区的书记，以后那些从各自部落和村社搬到一起的一百户人成为一个社区的人，也就是一个村的人。那个尖嘴猴腮的人说为了明天的希望，我们的社区就叫做“幸福社区”。人们又是一阵长时间的鼓掌。之后还给社区人发了粮食和钱，似乎一切朝着幸福的方向前进。这时候住在纳罗家隔壁的矮子达加拿着一一条旧哈达献给了那个领导，脸上挂满了泪水说：“感谢你们啊，我在牧区只有五头牛，家里人就有七个，是你们把我从快要饿死的困境解救了出来，没有想到现在我们可以住在宽敞的房子，还能定期地给我发钱发粮食，这样的好日子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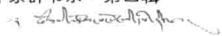
哪里去找？”说完脸上泪水和鼻涕开始一起流淌。那个人拍了拍达加的肩膀说：“你们要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以为离开了牛羊就活不下去了，这是不可能的，以后你们会越来越幸福的。”说完在众人簇拥之下坐上车就走了。纳罗看着这些想起达加家以前也有很多牛羊，也不是被人抢了更不是被狼群咬死了，达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了麻将，还有就是一年到头他都会别人的手里买上不同的车。那些车一到达加那儿就会坏掉，达加靠着借高利贷又是修车又是加汽油，最后那些破铁都扔在了门口，没过几年家里值钱的东西基本上被他挥霍完了。还记得纳罗的父亲花了一头牛的钱买来了达加老婆头上从他奶奶时候就有的蜜蜡首饰和一把鼻烟壶。纳罗看着还在抽泣的达加，更讨厌这个男人了。这时候达加家的大女儿拉毛过来扶走父亲，拿起分到的粮食和钱走过去。一向对女人没有什么感觉的纳罗看着拉毛就觉得她特别的美丽，拉毛从纳罗的身边走过看了看他，纳罗身上顿时起了鸡皮疙瘩。

纳罗的父亲卖掉了寄养在亲戚家的几头牛，在自己家靠街的房屋里开起了百货商店，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商品摆在那里，母亲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商品的价格记清楚。纳罗一点都不想待在那里，幸好由于母亲受不了一天到晚都喝没有牛奶的黑茶，从亲戚家里赶来了两头老母牛，这让纳罗终于有事可干了。白天他把两头母牛赶到不远处的山上，可是那天来了两个人死活要纳罗给草皮费才让两头牛在那片山上吃草，后来父亲去了几次再也没人找纳罗的麻烦了。在没有事可干的时候，纳罗还是喜欢坐在门口看那些来来回回的汽车。纳罗基本上都能知道每辆汽车司机的模样，后来车越来越多了，纳罗也就只能记住刚开始一年那些熟悉的车和人了。还有就是放学回来的孩子们，基本上幸福小区的孩

子都上学了，除了纳罗和几个年龄大了的孩子之外，那些年龄大的孩子也开始整天在街上叼着烟瞎转，也不知道他们忙什么。纳罗依旧喜欢坐在门口的大石头上，那石头是纳罗专门从山脚下的河边抬过来的，为此村里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了他很久。

一大早纳罗把两头母牛赶到山上后，就在门口看见黑皮肤的才样在门口又是哭又是闹，父亲在一个劲儿地开导她。“我昨天刚买的牛腿就这样不见了，这可是我半年的生活口粮啊，谁那么缺德啊！”黑皮肤才样是出了名的泼妇，据说她骂什么都会变成现实，所以社区的人都害怕她，平时都躲得远远的。这时候周围的人也开始发起牢骚，纷纷反映一年来各家丢的东西都很多，而且那些整天在社会上闲逛的孩子们现在连门口流浪的狗都拿走卖掉，说说还有什么事他们不敢做的。这时候一向沉稳的老大爷才哇也开始和纳罗的父亲反映，说：“前段时间开的麻将馆，书记你要给领导反映反映，那里经常就是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晚上不是打麻将喝酒就是打架。”纳罗的父亲让大家伙先冷静冷静。一会儿警察就来了，他们听完才样的话在一本笔记本上写了很多，然后领着才样和纳罗的父亲去了派出所。围在纳罗周围的人群开始散去。

两头母牛越来越老，奶水也没有以前多，纳罗听见父母在商量怎么样处理这两头老母牛。父亲觉得还是让在牧区的亲戚帮忙看管，哪天去寺院请个放生符，让它们终老一生也算是对得起它们了。可是母亲担心两头母牛会被偷宰，这两年一些人已经忘记了祖先的习俗和对佛法的敬畏之心，很多放生的牛被偷宰。前些天来城里的亲戚就说，今年他们村庄放生的五头牛一夜就被宰杀了，后来在镇上村里的人看见那些牛头就赶紧回来报信。派出所里那些小偷都是从小在村里长大，后来和父母搬到幸福社区的小



伙子。看着这些熟悉的脸，村里的人虽然恨他们干出这样违背教义丧失良心的坏事，但想想那些孩子原本不是这样的，在花花绿绿的城市中他们学会了喝酒抽烟，他们曾经也努力地学习适应这个城市，可是除了干那些繁重的杂活之外他们什么也不会。后来那些丢了放生牛的村民还是原谅了他们。最后父母终于决定还是把牛寄养在亲戚家，那天让纳罗赶着它们回亲戚家。早上父母给纳罗准备了一些带给亲戚家的礼品，也给两头牦牛上了寺院里的堪布赐给的放生符。一路上纳罗赶着两头牦牛，看见那些熟悉的山坡早已被挖得面目全非，以前的羊肠小道换成了一条铺着油路的笔直公路，一路上有车和摩托不停地呼啸而过。快到自己熟悉的山谷了，记得亲戚家就在山谷中河流的上方。山谷顺势越来越高，刚进山谷纳罗就发现曾经熟悉的山谷已经变了模样，以前溪水从山谷潺潺流出，两边是长着各种叫不出名字的花朵和植物。山谷两边的陡峭的岩石中猓猓常会袭击跑到那里的羊，岩石上各类植物繁多，鹌鹑、高处的岩羊、机灵敏捷的松鼠，在一块直突的岩石上还有老鹰的巢，河边的岩石上每年都会有燕子搭的巢穴，还有几处变成废墟的修行者住过的山洞。这一切现在都已经消失了，冒着黑烟的烟囱周围满是被挖得面目全非的坑，几辆汽车在拉着碎石，那些动物的家和乐园已经被炸药炸成丑陋的残缺不堪的岩石块。河水变得浑浊不堪，两边是垒得很高的碎石堆和土堆。再也见不到那些岩洞了，一直有修行者住着的山洞基本上都毁了容，纳罗惊讶地看到这些变化，在一种说不出的莫名的悲伤中继续赶着两头牦牛往前走去。一路都是灰尘弥漫，这时候一阵巨响惊吓到了牦牛和自己。看着不远处的山上几个人连忙跑过去往下推那些石头，纳罗一看再过几百米就要到了修行者的山洞，他开始为修行者的安全担忧起来，想着明天回家的时候一定